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五

記

榮慶堂記

榮慶堂者何吾同年主事潘君孔脩所築以奉親者也榮慶者何蓋國朝之制凡仕兩京者皆得累資貶封其親君自丁未舉進士出宰長樂時二親已幾七袞久之始召入擢南京兵部主事未幾君之父一菴先生違養起復補刑部又久之始克贈一菴如已官而母楊封爲太安人蓋八袞矣是恩也在他入於親之年富者猶以爲榮而君之母獨荷於垂老



東川集卷之十五
之年故尤以爲榮而自慶以爲名也然於榮慶之中
又不能無具慶之感於其間則孔脩之所以抱恨而
莫可如何者顧其所自慰則亦有之矣蓋一菴之先
在宋直顯謨閣自金華徙居五夫之南山族屬繁衍
屋舍隘甚君新闢一室於舊居之南乃自長樂入覲
過家奉二親居之而一菴疾方亟家人又以俗忌沮
君乃乘間言曰即大人之賦受有定固兒所以卜築
之意也因許之而病即愈旣而就養南京此則君之
少自慰者而堂之榮慶亦以之也然君在刑部其念
母之心終不置又家貧舍仕無以資救水遂疏求改

調南京便迎養銓曹賢之沮其去君復上疏情詞益
懇切謂違所願則母不得養而心旌南馳亦無以事
其事矣乃得請過別於余曰吾志茲獲遂將親奉
封誥以爲吾母八旬壽其榮且慶又出於宿昔之所
以名堂也蓋爲記之余與君邂逅於未遇一見即爲
知己距今幾二十年其持心治行猶一日嘗感激論
天下事至於忘寐固非遺世者此舉誠足以愧絕裾
之流而爲世所共榮慶又以見堂之名非有矯飾於
外者也因爲之記登斯堂者將亦有所感矣

瑞桂記

蓬州分司之廳事南舊植桂花色淡黃婆娑蔭密可愛父爲栢枝侵壓其勢若鬱而不發者弘治己酉夏六月提學憲副南陽焦公適蒞校士見而訝之命臺隸剪除其侵壓者使得直達經宿是桂即挺然秀出二三尺許如或掘之公乃語于衆曰桂侵壓於客枝不獲遂若性其猶士之屈抑於下者乎芟其所壓而挺然秀出其猶士之際時而效用者乎茲所校士意或有當之者衆相顧忻然已而公去比秋桂益茂迥異往時其花之開變黃爲紅州守郭侯瑾滋異之乃置酒命僚吏且召庠士毋生寵之曰蓬自成化甲午

迄今十有五年士未有拔於科目者可謂鬱而不發矣桂之異殆將有所兆乎兆必在子子是州之秀且公所與也已而寵之果以戴記哀然魁蜀省越明年會試禮闈弗偶而桂之開復如舊色州之士亦斬焉不錄於有司者又十年戊午之秋花偶如己酉議者以爲吾蓬之士殆將有如己酉者乎乃未有以應越己未春則寵之始登甲科蓋又爲其兆也夫桂一卉類耳而始終兆於寵之如此亦獨何哉或曰物得氣之先而草木爲甚是固無疑若寵之者穎敏俊邁雖久蜚聲庠序然不得公簡拔於儕輩中則無以自達

東川集卷之十五
三
故桂之借公以芟除剪伐實爲寵之發其地也或曰自古賢哲出處寔關一方之氣化不偶也肆以蜀言之則桂之產其地者何限而士之未遇者亦未易枚數而獨於蓬州乃感召如此豈非其人之芳潔清芬持節秉操亦有似之者乎或曰公以文學結知先皇侍 今上於青宮聲望重天下乃出禁近清華之地留滯一方不可謂不屈矣未幾復承 主上念舊學起司銀臺於南都再任詞林侍 經筵纂脩國典貳宗伯柄用未艾則桂之屈而起起而秀殆兆之耶是其作人之功豈徒於蓬昭之天下之士固將籍

其振作奮起有如是桂有如寵之者矣余聞而趨之因爲之記且以見天下之事屈信猶循環儒者曰脩已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余於是桂竊有所感也

重建資聖寺記

遂寧縣治東不半舍數峯壁峙而泉滴其下成穴深尺許紺碧甘美流注不竭故名靈泉山山之麓則資聖寺也其始卓錫自隋大業間有石佛浮涪江而下至是洄旋不去緇流因起而寺之以供奉焉厥後日見靈異至唐會昌殿堂雖毀於兵劫而石像巋然獨

存宋至道復創置崇奉及祥符僧海宣請於朝獲賜名歷宣和益脩拓如隋之舊已而宋社旣屋復廢元復建又復廢其存者僅殿耳入國朝竟未有脩復之者景泰辛未有僧悟然始於山之半創造殿堂門廡而猶未備成化庚寅然之徒曰負融主教於茲視山之下夷曠剛燥忻然懷興復之志已而得其圯級斷礎於平地中知爲舊基也遂捐其所積孟鉢之資計其兩餘三百伐木於山計其株餘五千取粟於廩計其石餘千廼於弘治戊申鳩工重建凡佛殿以及天王明王金剛龍神祖師諸堂宇法所宜有者畢備

而僧之禪堂方丈庫庖溜之屬亦無不完總以間計者蓋百有奇復以白金五百兩購居民田地贏百畝收所入爲寺僧香燈供給之費無館穀雲水之暫至者經營幾一紀而後訖工謂不可無記廼介邑人侍御吾友余君誠之諉於予夫佛法自漢入中國以來其徒即天下之名山而爲之設殿塑像以闡揚其教以勸誘世俗者何限况吾蜀尤名山之所宗乎顧寺之興廢無常而世之理亂可於是乎候焉即以是寺而觀昉於楊隋以迄今其間興廢凡幾矣則今日之所以棟宇載新金碧重煥者固融之戒行有足以

動人也然非遭值 聖明在上時和年豐家給人足
則是地鞠為榛莽而人亦將奔竄自拯之不暇而奚
暇執役於此哉此予於融之舉不能不深為吾人既
慶且幸也融邑人出自周氏侍御君謂其好賢重士
恪守家法故能成其志而有光於前云

重脩南川縣學記

古之論治者必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然學校之興
廢乃風俗之美惡賢才之盛衰所關也蓋學校興則
禮義脩明人紀植立於是相師相習漸磨浸漬家詩
戶書而耻為不義風俗不亦美乎風俗美則趨嚮靡

志淑慝不迷士無弗談道德而履仁義者賢才不亦
盛乎學校所係其重如此南川在古為軍為縣即有
學距縣治東二里而遙廢於兵燹入 國朝知縣程
光道始創建縣西蓋凡制所有者悉備然歲久檟腐
棟折風雨上旁令雖幾易未有能嗣光道之為者成
化癸卯壽春方昇始為易其朽敗而丹堊之猶未備
也尋滇南譚珍至始為又一新其大成殿於是百年
之廢墜者煥然復振矣顧先聖先賢之靈雖陟降有
所而明倫堂及師生齋舍則日就傾圮又之僅存遺
址諸生乃競葺茅為屋稍容拜揖夫以論道講藝之

所毓秀儲材之地荒蕪如此欲賢才之盛風俗之美胡可得乎弘治癸亥棗陽田侯給假令茲邑既謁廟將趨明倫堂見諸師生有指而告曰此堂故址也將鞠爲茂草何以成禮請勿辱臨侯乃悚然而返曰是無事也可以緩而弗治乎遂聚材鳩工相地之宜置明倫堂於廟北凡三間而正心誠意齋翼於東西間各視堂仍分立庫藏於其上又於廟東建生徒肄業之舍凡二十間至於學門廡宇之類一一如式於是師生樂育有所而學宮爲之大備矣是役也經始癸亥迄甲子落成教諭何君魯嘉侯之重學校不可泯

其成績乃遣生負屬余記之嘗觀真文忠有言曰古之爲政者變戎而華今之爲吏者驅民而狄蓋謂當世郡縣饕虐其吏荼毒其民使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甘自棄於賊盜之徒非若古之仕夷獠者導其民歸禮義之俗是爲驅民而狄也即是而論南川爲縣自國初迄今令亦夥矣而其間知學校之重務於作興以化民者自光道外無聞致荒頽如傳舍則其所以畢力於簿書籌楚之間以虐民者可知是不爲驅民而狄乎田侯乃克盡心所職銳意繕脩俾游歌之士身心有所歸宿日趨於詩書禮義之鄉而凡

爲民者咸有所景慕興起雖變戎而華可也况非戎乎則侯之有功是邑固有不可不書者矣抑文忠之言爲其友知南平軍而發南平軍即今南川也南川之民在當時爲其吏驅而狄今之令若侯可謂厚待其民矣而爲之民者可以不厚自待思報其上乎士民之秀也必窮理以養其心立本以達諸用俾異日風俗之美賢才之盛視昔有加則侯與有榮耀而凡嗣侯之任者舉益知所以盡心於民矣庸以是記并勗諸士侯以鄉進士起家先任宣城改於此云

任丘縣脩城記

易以重門擊柝爲險禮以城郭溝池爲固古之有國者未嘗不致意於城也今天下凡郡若州旣置牧伯兼任武職嗣守而城池屬焉其縣則如村落禁暴遏寇了無所恃有以保民爲念者乃樹柵於衢巷之盡而門焉謂之關四傍之空則家自爲守蓋所至一律也比弘治庚申夏雲中上郡羽檄日馳凡畿輔之邑民喊喊交走惕若外侮侵逼任丘隸古瀛州距郡不百里而其城築自漢中郎將任縣厥後傾圯莫繼故東西猶存荒址南北則蕩漫無辨矣時高平畢君以鄉進士尹茲邑垂意愛民而才猷克濟乃即邑之縉

紳大夫暨耆宿謀曰吾將後民拓城之舊址而畚土築之使家關外者悉域於中於是爲之雉堞而遠近可眺爲之門扁而出入可謹而又設樓於門之上使可居守焉其城周圍則遂於其土之所出濬而深之以爲池庶民之居者有所憑籍以無意外之恐矣顧其役重且大材木可以取於山林磚瓦諸料可以取於民之贖罪而其力則不能不勞於民役仍舊貫如何僉曰是非我侯自爲以厲民者乃吾民之所欲也說以使民何疑而弗興爰度廣狹揣厚薄計高低程工役而於歲之六月分率其民以事事仍各勅董役

者勸懲其勤惰而無圖苟完君則以時躬視而賞罰其趨事愛力者不浹月土功告成再踰月而訖工矣於是千數百家之民舊如野宿者一旦蜂房井絡於內而惕然者帖然崇墉言言形勢改觀君之爲民不幾於古循吏之用心哉於是邑司教岑君具其事介吾同年友符臺鄭君体元請爲記体元邑人也夫春秋常事不書役民而得其道者書是役也所以守土保民勞而不怨者不可不書俾後之爲政者思以君爲心而脩其缺治其壞於將來則斯民不可以永奠厥居於無極乎君諱某爲政知所先務觀於此蓋可

得其槩矣

宜興吳氏祠堂記

人本乎祖凡有血氣者未能無報本反始之心也故先王因人情而制祭禮其廟有數其行有時其儀有等乃人所常行不可失者遭秦蕩滅古制無冢嫡世封之重無山川國邑之常於是廟制廢而學士大夫亦因陋就簡少講習者甚至郊廟之禮尚議如聚訟而况士庶祖禰之祭乎雖間有私廟之制亦終不能復古禮類教侈至有貴極公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爲時所議者亦無怪也迨宋名賢大儒相繼

而出始汲汲於是故韓魏公有古今祭式司馬溫公有書儀程氏有遺書皆參酌古今以行於家而垂法於世然未有折中者晦菴文公乃爲家禮一書著冠昏喪祭之儀而其祭則以廟制非有官者不得行爰爲祠堂之式以通於上下一時好古守禮之士皆篤信而行之我太宗文皇帝命儒臣纂集於性理書頌天下今家有是書凡誦讀者宜無不講矣而墜典卒未能盡復豈非因循顧望未有倡之者哉禮部侍郎宜興吳公克溫爲學士時深有感焉乃於居室東偏創建如文公式而堂之中龕四以奉高曾祖禰神

主其列以東爲上則遵時制也其配淑人之主則設於西而其祭儀祭日亦本家禮行之於是報本反始之心著於灌獻俎豆之際而孝敬睦愛之道行乎其間余與公同官一日論及因屬爲記竊考文公先生之言有曰宗法祭祀之禮須在上之家先就世族行之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蓋士大夫風俗之倡也其所習尚乃一鄉一邑所觀法若子臯之化成人陽城之薰晉鄙其言動豈其微哉公世家宜興自上世以隱德著而其祖樸菴公仕景泰天順間尤以清節顯名及公明信端毅不受變於俗而其好古之心孝友

之行思欲敦禮崇化以及於天下故見於家者有如此而此亦特其一端耳於戲當禮教之壞人欲報本反始以竭其孝敬之心而不可得今有大儒以推明於先有 聖主以頒行於後而人徒懷其心不加意焉亦獨何哉余旣執筆以從事又重有感焉矣

夾江縣魯公堰記

距夾江邑治西三里而遙有堰曰沱羅引雅江之水東注並堰之田悉籍灌溉居民雖涉大旱恃以不憂又折而南一堰傍江爲堤幾二里蓋做沱羅而築者然堤薄江遇春夏水羨溢輒沒壞復事畚築其費與

利恒相當民反病之弘治丁巳好事者乃相地之宜
謀從沱羅引水處醜爲之流漸入南而築堤以障之
其功可永無壞顧擅沱羅之利者慮貽患固拒肆闕
闕於其間至殘肌膚興大獄不恤縣亦莫能制雖有
悔悟者而利之所在勢無兩轍也乃以聞於州時太
守永興曾侯遂躬詣其地相之得其築爰進沱羅堰
之耆老而諭之曰天之所利人莫能專專之不祥且
引若水汝無所利爭之可也汝之利自若而又波及
於人人曷以爭爲汝聽爲堤而堰之凡汝之前爭而
罷法者吾悉汝宥又進其新爲堰者之耆老而諭之

曰若等創設堤爲貽害於彼彼以死爭之亦人情也
自今汝爲汝堤但引厥水而無爲其害凡是堤之築
汝壹任之汝之所犯於彼吾亦釋弗問於是兩堰之
民各屈于心嗒然無後言不數月而新堰成舊堰廢
不用堰未有名邑人太守吳公遜者作而言曰古之
命名者或以事或以地或以人咸所以識厥始昭不
忘固也而即以其人則又欲賴其名行圖不朽若陳
文惠在滑州築長堤以障水民號曰陳公堤蘇文忠
在廣州鑿井于觀人利之名曰東坡井至今在焉則
是堰也名曰曾公不亦可乎乃詣戶部主事張君來

儀屬予記之公諱介字執初舉弘治癸丑進士明達
端恪篤於興利除害故守是州多惠政而是堰則第
一舉手投足之勞耳然即是固可槩其余矣

重脩東坡書院記

距嘉州東涉江而北不五里爲龍泓山其巔平行四
曠有洗墨池焉池上刻魚化龍字正統戊辰州人東
山居士劉公洪禹者博雅君子也登山見之謂於左
爛柯巖洞字筆法一律爛柯巖洞者東坡墨刻也因
憮然曰東坡眉人眉與嘉接壤公嘗曰天下山水在
蜀蜀之山水在嘉州此當爲公潛隱之地遂創爲屋

若干間肖公像於中而名曰東坡書院復募僧居之
以給洒掃奠獻之役令其從子肅敬之子節介之讀
書其間成化丙戌敬之舉進士累官御史今爲方伯
癸卯介之亦舉進士于鄉今爲夷陵太守而東山公
已棄世矣介之時至其院見其堂室風雨上傍而僧
之事事者弗度乃愀然曰此吾先君子所以表先哲
引後賢之舉也不可使鞠爲榛莽如前因加脩葺而
嘉州太守永興魯執初見之曰是吾責也乃相成之
而黃門童君世奇適至曰不可使無所考於將來屬
余爲記夫世之賢豪英哲其風聲氣烈俊偉不拔者

在當時多屈抑挫然其實有諸內則其名亦隨之至於久而益振矣若東坡初應舉即以文章妙天下歐陽子見之曰吾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宋神宗讀其文必嘆曰奇才然而自筮仕至歸沒餘四十年而立朝者前後不滿十載中間因事立言因地立功挺然不群而亦以此賈禍崎嶇嶺海而卒不變蓋其在朝也不知有其身其在外也如在朝而忠義之節夷險一致故雖未嘗終其身安於廟廊之上而其風聲氣烈使人感慕慨嘆以爲不究其用百世而下仰其名誦其文章論其世思欲見知而不可得則從而考其

遺跡以表章之如見其人使有所興起焉况其過化之所乎此東坡書院之所由作也嗚乎是豈非實有諸內者耶觀於是則君子之自處惟求其是信之篤行之力固不必以一時之得喪置忻戚而尚友者亦未可以成敗爲進退也余懼州之士歲脩遊息於其間者跡其事而惑焉因告之以紀其書院之成若太守之清慎好古樂成人之美以厲風化而介之之汲汲繼述先人思不忘皆有可書也

遂寧縣脩城記

遂寧在蜀山川之形勝人物之傑出蓋望邑也舊築

土城天順間劇盜蜂起全蜀震動時典史吳讓稱幹局乃疊石爲之視土堅矣然造作非法每霖潦輒傾圮無完堵長民者有恒勤民脩補其間頃歲劇盜復起所在民莫底寧而遂寧之得免荼毒者尚恃之顧工甫輟而復壞民固籍以安而亦因以勞矣正德丙子貴陽范君府起家鄉進士任保寧巴縣學教諭擢知茲縣旣蒞任踰年屬高鞏弗靖憂之周視城池乃慨然嘆曰 朝廷張官置吏欲保障民也若城池者實保障之一事遂寧之城若此將何所恃以奠民居乃移請於巡撫都御史寧夏馬公暨藩臬諸上官欲

加修築咸嘉其志從之遂度丈尺揣高厚程工力而計槩縣官民戶之丁糧以均其役召匠氏示以厚薄長短之等以伐石於山諸材用旣具卜丁丑十月興工遴選義民堪任事者如式分地督之而屬主簿曹社董其役君則時省而賞罰其用命不用命者維時就役者咸知非以厲民也從吏趨事踰兩月而工告成矣其雉堞之未備者又恐民困於畚築則集僧道非役所及者以從事復踰一月而畢工其城崇一丈二尺四分其崇以其一爲雉堞二分其崇以其一爲址之廣乃闢四門而各構屋於門之上前扁曰金馬

後曰王堂左曰涪江右曰丹山而門各隱以闔城濱
壕則置橋以達於道而浚壕之深視崇益二尺廣益
深二丈有六尺由是崇墉言言樓堞突兀形勝爲之
改觀而民之居者行者咸有所恃以安其生樂其業
矣工成適南京工部尚書黃公鳴玉考績過家暨致
仕戶部郎中王君廷鳳咸致書謂闔邑之人頌君之
功非書之貞珉無以傳述於後用丐鄉進士李泮王
璠屬於余夫昔之論者恒謂古之民其命制於上自
今而觀若郡邑凡有民社之寄者皆民之上也上之
視民真猶父母於子禦災捍患之政無不備而所以

撫綏其孤弱抑制其強梗者皆有法則民不罹於凶
固也否則視其治如傳舍而於民之休戚若罔聞知
遇災無所禦有患不能捍急則逃避恐後往年劇盜
之酷虐可覆視也謂之制於上其不然乎若是役者
君之爲民保障甚至邑人所以感戴而思圖不朽其
功者固宜余聞君年富而志欲有爲其治恒急於平
賊後禁奸慝節財用以裕民審聽斷以息訟敦教化
以厚俗而不作無益思與其民引養引恬無以萌其
邪心信然則所以爲之保障者益大非但環治之城
矣遂以是復於三公書之且示來者益思有所感發

以嗣其後顧不違歟

贈常熟令楊公畫像記

贈常熟令楊公者令吏部司封員外郎子器之父也公世家慈谿雅有隱操慕徐高士非其力不食故因以石田耕叟自號而是像則司封爲令常熟得推恩而繪之者也司封之言曰 國朝甲令凡仕兩京者自七品而上皆可計日以馳榮於親而吾始釋褐即補崑山令不得列官於朝以爲親榮凡仕於外而旌異者踰三年皆可如兩京例而吾迎二親就祿養甫二年先君子遂背棄及復補常熟獲被 勅旌異

推恩二親亦自慶幸而先君子已弗逮矣是皆吾無有以致顯於親者痛楚不能已已顧惟 君恩汪濊不可遏佚而弗張也爰命善繪事者圖吾親遺像而飾以章服裝潢成冊謹錄 勅詞於前非徒侈 上恩用昭先君子之教不肖之篤而獲有其報又以著吾之爲子者思欲見而不可得而藉此亦少慰也余聞其言戚戚焉者久之繼又思所以抑其情而進之曰人子於親心何有涯而不能遂者亦何限亦盡其可爲者而已矣即以錄於登科者而論具慶不若重慶矣不愈於偏侍者乎偏侍不若具慶矣不愈於永

東川集卷之十五
感者乎昔孔子論孝有三而以卿大夫爲中孝用勞
至論用勞之事則不過曰尊仁安義而已耳曾子得
孔氏之宗也而其言亦以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莅官
不敬爲非孝然則聖賢之所謂孝者豈但區區之榮
名及親而已哉且親不可得而常存者其數天也名
可得而常顯者其責我也天無所容吾心而益求盡
其責於我異日位益崇名益顯而馳恩於公又有
大焉則豈非聖賢教人所從事者而何徒以弗逮爲
歎也司封曰有是哉吾不敢以子之言爲瑣也盍爲
我記之

涪州新建振武侯治樓記

涪陵沿岷江東下有曰群豬口者形勝險要官艘商
舶之下上者日不停昔漢伏波將軍忠成侯馬文淵
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嘗營壘其間有遺跡焉居人
謂馬侯埧葛侯山亦嘗廟祀今久廢矣南城黃侯守
涪之二年梳蠹剗弊敷和有衆乃於暇相其地進耆
老語曰居安不可以忘危有備斯可以無患吾與若
等今幸無突炎之警矣安能恒保於後不懷永圖乎
吾將爲之所以待之如何僉曰固所願也遂鳩工伐
材建樓江之左右左曰振武以祀忠成侯右曰保治

以祀忠武侯乃置戈矛盾戟火鉞火箭洎諸禦侮器械於其內經始已已春歷夏訖工於是危樓屹立濱江南北凜若嚴城焉居者過者咸有所恃而不恐矣州之縉紳感而相謂曰侯之設心謀慮所以保障吾民者厚矣不可不紀且俾嗣之者脩葺毋壞乃諉州人前司諫劉君惟馨以屬於余於戲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以其爲人也則凡可以休養生息乎民者務竭心力而爲之惟恐有遺憾以其爲已也則營身植私於民休戚若罔聞知矣如侯之爲其於人曷一念不爲哉不可不書然侯可書者亦夥矣其大

則若推鹽屬邑以免掊刻移倉市鎮以稽侵隱革科率之橫費平徭役之影射以及旌良善懲奸惡正喪葬之儀嚴婚姻之令教醫藥禁巫覡之類有未易枚數者而具見司諫所記其事核而信以非是樓所繫也法得畧然察其心則刻意興利去害而未嘗肯好訟信讒以生奸者其孜孜爲人於今固僅見也樓之建特其捍患一事耳侯名壽字純仁少受業于一峯羅先生即以才識見器重其筮仕自別駕黃州晉今秩蓋侯廉勤清約之操終始不渝者而究其所至尚未艾云

重脩延安府學記

郡邑之有學校所以興教化勵風俗一道德而不可少忽焉者也顧世之爲吏者鮮一志畢力以振其風厲之機通或眩功利昧其所當務介或僅僅自守不知所以務於乎君子之爲政其設施緩急當不受變於俗也則風教本源之地可例視如館傳類哉延安古雍州城在昔爲郡迄今雄峙秦東北其儒學舊建治城坎隅諸莅事於此者病其湫僻徙於震距十里而廟尚存故地然涉河師生恒苦厲揭且水輒善傾堯歲乙卯太守新城李侯至剗穢革邪惠敷人和越

明年謀諸節推柴君思恭洎二三耆宿曰茲學之脩勢非一勞永逸者也吾儕可以苟應故事乎哉舊學南隙地負山抱水爽塏端敞勝槩視徙所倍蓰且無他患盍改置之僉曰幸甚遂計工程規制度度材用乃檄主簿劉莊曰爾惟能爾其董役事繼飭之曰爾惟取材於舊第增其缺壞費取於公罔或用無益又曰諸工役其有奮庸息事爾其作率之惟謹乃卜日鳩工以庀事而候數乘暇臨視考責於其間經始丙辰秋比丁巳春不浹三時而告成矣其廟則仍南向而新其舊其學則東向而凡明倫堂尊經閣分教齋

與他習射之圃肄業之舍及門垣徑術庫庖溷秩秩咸具闕壯觀與巍然奐然邦人之聚觀者皆曰斯殆天墜地設耶何秘於前而闕於今也於是諸師生請於揮使張君威曰侯是役鑑遺棄之地得鍾羨之區不亦明乎去惡就善而士脫涉水之艱不亦仁乎不狃於欲就之緒而樂成久遠之圖不亦勇乎不有所託以垂不朽斯負侯矣有笑於列者曰是惡足爲侯輕重也侯起家進士爲御史風裁著于朝守徽州惠利頌于人今來延安至誠仁愛夫人知之頃爲民祈禱輒應民歌之曰太守李君政通神明求雨得雨

求晴得晴是必有良史大書特書耀焜無窮矣而惟此之書不小侯之績而狹侯之惠耶則曰泮宮之頌魯侯未聞伸屈以爲非也其泉知縣李堯教諭李健乃述其事而諉春記之

拖泥灣遇風記

正德辛未夏四月望日甲午余以學士起復被擢吏部侍郎從渝登舟趨朝壬寅舟纒巴東會邑教廣安周君廷臣承荆郡檄考校施州衛學生事竣當反命以其偕兒子彭年舉于鄉也且有恙操遂拉入舟同行越乙巳侵晨宜都解纜時天清雲歛微風不動

已而過枝江過松滋未刻風少作尋寢甚雲布天四
垂如潑墨雨霏霏下水波倏起舟下流似挽而上者
舟子乃請艤江岸少憇許之間其地曰拖泥灣也酉
刻風勢轉甚雨下如注望岸樹如拜如舞聲怒且號
江間波浪澎湃涵湧拍岸掀天舟雖倍加纜繫隨浪
簸盪起伏不暫停余急令舟人登岸訪可暫避所曰
黃指揮莊在焉遂挈妻孥往得登岸心且喜且懼時
荆守邊庭實遣幕僚郭溥迎自枝江舟稍後至是以
風作亦至乃相隨步泥淖及莊則茆屋三間牛欄猪
欄列置屋側宛如吾渝村落門外樹聲撼擊助風勢

益甚少間一人以布幅蒙首冒雨來及前始知爲廷
臣蓋與郭共舟故來遲也乃相慰藉及夜漏下數刻
風轉疾雨轉甚廷臣曰幸移寓此脫在舟中縱免他
虞然簸盪擊撞惡能一息安枕也少頃莊人具酒肴
不能辭乃免爲數酌廷臣笑曰豈亦滹沱河麥飯類
耶久之覺倦就寢中夜風雨始息比明家僮自舟至
云舟人被簸盪皆嘔吐不能定乃復登舟因憶程伊
川渡漢江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危坐
如常及岸父老問其故伊川曰心存誠敬爾古人所
以養心之功一至於此而吾徒少經危險輒惶駭莫

措手雖名儒不敢比儼然養心之功豈不因是而可
以自考耶因書其事以遺廷臣且以自警俾知履危
蹈險安能可保不復見於異日而養心之功不可不
勉其所未至於平素也

遊北巖記

弘治乙卯春予以脩撰歸省還 朝道出涪陵聞州
北有寺曰北巖者伊川程先生謫涪居焉寺有洞世
傳爲注易之所予私識之未暇遊也越乙丑冬予復
以學士歸省還 朝思償所願比過則朋儕相友善
者皆宦遊不得而徑造矣又踰七年爲辛未予以憂

歸服除蒙

恩擢吏部侍郎趨

朝歲之四月望後

一日至涪訪同年友別駕文君希博縣令程君秉衷
及司諫劉君惟馨則咸莊居竊意北巖之遊又無因
而遂矣比薄暮希博始自莊來會至乙夜惟馨亦來
自莊固請翼日具晨炊不得而辭也越翼日侵晨秉
衷又自莊來會已而赴惟馨燕還舟則三君先後挈
榼酌別余乃語之曰北巖伊邇而吾輩適偶會盍往
一遊乎三君曰諾遂渡江借步陟山腰有小殿佛像
存焉又步自殿西爲鉤深堂設伊川木主於中而尹
和靖黃山谷 列侍東西堂東北壁間古碑三通漫

漶不可讀惟東壁劉宮保凌雲所撰新碑紀餞宴聚
及堂顛末可一觀又披草萊步堂之西崖上泉溜下
聲淅瀝疑欲張蓋過希博笑曰數日前欲聞此聲何
可得乎蓋時久旱農不得樹藝新得雨殊喜故云又
步西石壁高數尋有北巖二字橫豎盈丈又有鉤深
堂三字比北巖爲小字皆端勁可愛相傳山谷書理
或然也傍多留題亦莫識辨而字之存者筆法殊異
又步至西有石壁隸北巖字甚竒古壁西高數丈皆
鑿爲尺餘石龕刻佛像於中幾百餘不能枚數又步
自西爲洞草木叢茂洞深丈餘廣如深洞北及東西